5 一切来得那么突然

新书试读

◆书名:《长津湖》
◆作者:王筠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提要:

张仁清其实也想到事发突然,部队准备的时间很仓促,会带来许多困难。好在毛主席有指示,开到徐济线以后进行整训,经过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更完整、更充分。

天津车站,震耳的锣鼓似乎越敲越响。

黄天柱向修远还躺在木头椅子上睡觉,这时候刚刚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看见匆匆而来的范书宝,劈头就说:“什么鬼动静,连个觉都不让人睡!”范书宝说:“不好了,都暴露了。”

“什么都暴露了?”黄天柱迷迷瞪瞪地问。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公开了。”范书宝有些担忧地大叫。

“你说什么?”黄天柱一把掀开大衣,坐直了身子问。

范书宝说:“你们快去看看吧,大喇叭喊得热火朝天。”

向修远也起来了,他披上大衣,随着黄天柱范书宝快步来到外面的站台上。果然是满目标语,热闹非凡。向修远倒很沉稳。他对黄天柱范书宝以及随后下来的张之白等几个人说:“早晚的事情,晚公开不如早公开,早点动手反而更主动。”这时候一个军作战科的参谋气喘吁吁跑了过来,交给黄天柱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草草的四个大字:立即动员。署名是张仁清。

张仁清是黄天柱他们这个军的军长兼政委。军作战科的参谋拿着张仁清的手写命令在车站上呆了整整一夜,把张仁清的指示传达给路过的每一列军列的最高指挥员。

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是在仓促和匆忙之中开始的。这一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张仁清等作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又都认为这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争离他们很远,即使情况复杂或者恶化,也还有东北边防军,而他们的任务是攻打台湾。7月中旬,作为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曾带着几个师的政委到上海参加华东局党委的扩大会议,可是会议刚刚开始不久就突然中断了原定议程,通知陈毅等华东局的主要领导紧急赶赴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家一时不明究竟,但也猜测到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可能与朝鲜有关。

9月7日,张仁清又一次到上海参加兵团会议。兵团首长讲话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九兵团即刻解除攻台训练任务,开赴山东兖州地区训练整补,做好入朝参战准备。9月8日,毛主席电令:

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10月底前开到徐济线,11月中旬开始整训。

军令如山。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张仁清也处之泰然。不过他也想到事发突然,部队准备的时间很仓促,会带来许多困难。好在毛主席有指示,开到徐济线以后进行整训,经过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更完整、更充分。想到这里,张仁清放下心来。他靠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把脸转向车窗外的初秋。

可是让张仁清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徐济线的整补训练最终成为了纸上谈兵的设想。可由于战局的变化,到达曲阜5天后,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的三个军火速开往东北边防,原定于徐济线进行整训的计划被完全打乱。张仁清这个军奉了兵团命令,立即开抵吉林梅河口集结,进行短期整补后即入朝作战。来不及过多的准备,所属4个师既由徐济线的姚村、曲阜、兖州、邹县等站上车,依次北上,为兵团后卫。

一切都乱了,好在到了东北之后还可以进行短期整补,张仁清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随后的战局急转直下,九兵团的十几万人马未能等到发放棉帽子棉手套大头鞋的日子,也未能在东北的吉林梅河口地区集结和短期整补,他们就穿着曲阜兖州和泰安一线领到的南方的夹衣,直接开向了冰天雪地的北朝鲜的长津湖。

下期预告▶
6 军情永远是第一位

40 一片雪白

提要:

穿粉红色罩衣的护士把针头刺进了她手臂上的血管,罗纬芝昏昏沉沉睡过去。恍惚中,她觉得自己越来越虚弱,好像有千百把匕首,斜插进了自己的血脉,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大地。

“我是郝辙啊!”那声音清晰起来。“哦……你。”

“对不起,是我的车不小心把你撞到了。真是万分抱歉!”郝辙充满内疚地说。

“现在……这是哪里?”

“在一家我朋友开的美容诊所里。”郝辙说。郝辙便用自己的手机给罗纬芝家打了电话,说自己是罗纬芝的朋友,她的手机坏了,现在采访团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又有任务,回家的时间说不定,请家人不必挂念。罗纬芝挣扎着尽量用平日口吻说话。妈妈人老耳聋,也没分辨出和往常有何大不同,就放心了。打完电话之后,罗纬芝头脑眩晕,险些支撑不住。“你可能有轻微的脑震荡,要静养一下。”郝辙很体贴地说。

罗纬芝坚持:“还是把我送公立医院吧。一时半会也好不了,太给你朋友添麻烦了。”郝辙说:“我跟他是好哥们,他会照料好你,请放心。我刚才之所以不把你送公立医院,主要是因为那儿都被花冠病毒感染的疑似病人挤满了。”罗纬芝摇摇头说:“放心。我不会感染花冠病毒的。”

郝辙说:“那可不一定。你知道我后来到了A区,了解了太多的情况,也算半个专家了,任何时候都不能大意。”罗纬芝暗自活动了手脚,除了面部火辣辣疼痛外,并无更多不便之处。郝辙想了想,设身处地说:“现在天色还早,刚给家里打了电话,你也不必着急。再输点液体,增加抵抗力和营养,你恢复起来也更快一些。”罗纬芝想想也是。“我看你累了,别多说话了。这就让护士来给你扎上液体,好好休息。”

一片雪白,罗纬芝记忆起来,这是蒙面的纱布。有依稀光亮。罗纬芝瞄见了自己的臂膀,一根血红的管子,正从自己肘窝的血管中,向外汲取着血液。鲜红的液体带着她的体温,一滴滴流入到一旁的储血罐中。

“她似乎没有睡着。”好像是刚才那个粉衣护士的声音。“挺顽强的啊。”郝辙的声音。护士说:“还是再用一点药吧。刚才太微量了,不然她马上会醒的。”郝辙说:“多用了药,血液的品质就会受影响。”护士说:“已经有几百毫升了。够用了。”郝辙说:“那好,用药。”

之后,罗纬芝再怎样调动自己的意志力,也无济于事。罗纬芝再次恢复意识,是被夜雨浇醒的。脸上的绷带已被打湿脱落,一圈圈耷拉在脖子上,像未抽紧的绞索。罗纬芝扶着树干起身,到处都在疼,像是被人暴打了一顿。罗纬芝摸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好在并没有人侵犯过她,是车祸和失血的后遗症。她趔趄着丛一棵树干挪到另一棵树干,踉踉跄跄一寸寸移动,不知走了多久。

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在按响门铃的那一瞬,罗纬芝如同一床烂棉花套子,颓然倒地。开门的是李元。他一把抱起面容血肉模糊的罗纬芝,说:“你终于回来了!”原来这已经是两天以后了。罗纬芝在李元怀中,微闭着双眼,被一种强大的安全感所包绕。就算受了再大的折磨,有了这贴心的一抱,物有所值。

李元给罗纬芝喂了西洋参泡的水,待她稍稍缓过神来,李元问清她这两天的遭遇。“你说他们在抽你的血?”李元紧皱眉头,沉思着问。“我想,至少有……几百毫升。”罗纬芝说着,伸出自己细弱的胳膊。“你还听到那个郝辙说用多了药,血液的品质会受影响?”李元的眉毛拧成一道连续的黑索。

“是。不知道……血液品质……指的是什么东西。”罗纬芝不解。

“我知道。他们要的是你血液中的抗体。”李元揭开了谜底。

“什么意思?”

下期预告▶41 阴谋

◆书名《花冠病毒》
◆作者:毕淑敏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日识一字

发音: jiān
谐音:间
释意:1.(戋戋)少,细微,如“戋戋微物”,“为数戋戋”。
用法:1.为数戋戋,形容少;2.束帛戋戋,形容多。

◆书名:《酒局》
◆作者:陈亚辉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39 以牙还牙

提要:

唐雨晨接着给符安永打了个电话:“符行长最近忙不?我想把郝琳要我转交给你的东西给你,你上次不是问我要吗?”

话。周功航所说的老地方,其实就是豪味酒家。打完了电话,唐雨晨长长地舒了口气,杏眼圆睁,几乎要喷出火来。

唐雨晨精心打扮了一番,早早到豪味酒家要了亨通包厢,然后分别给冯雄俊、符安永、周功航发了短信,告知包厢名字。最先到达的是冯雄俊。他进了包厢,随手把门带上,然后面带微笑地走到唐雨晨身旁,轻声说:“雨晨,原谅我,那天我太冲动了,我向你道歉。”

唐雨晨微笑着说:“事情都过去了,就别再提了,咱们从今以后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

“我一定会的!”冯雄俊说着,他伸手欲拿酒杯。唐雨晨拦住他,说:“等等,今晚我还约了一个朋友,等他来了再喝吧!”

“你约了谁?”冯雄俊惊讶地问道。“符行长啊!”唐雨晨眼含深情地注视着冯雄俊说,“他帮了你的大忙,我想,咱们俩应该一起请他喝酒,感谢他一下才是。”这时,外面响起了脚步声,紧接着,门被打开了,符安永走了进来。见到冯雄俊也在场,符安永愣在那里。

唐雨晨看了看自己的手机,然后再看看冯雄俊和符安永,笑眯眯地说:“你们俩不是认识吗?好好聊一会儿吧,我还有个朋友要来,等他一到,咱们就开桌。”

“雨晨,你到底搞什么名堂?”冯雄俊按捺不住地拉着唐雨晨的手问道。唐雨晨眼波流转,笑容满面地说:“周局长刚才给我发了条短信,说他刚好路过这里,我就顺便邀请他上来,多个人喝酒才有意思,不是吗?”

“周局长也要来?”冯雄俊万分惊讶,问道,“雨晨,你到底想做什么?”唐雨晨将手指放在嘴边,嘘的一声,说:“别说话,他马上要到了。”说话间,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周功航推门进来,满面春光地欲和唐雨晨打招呼。可见到冯雄俊和符安永,他刚喊了“雨”字,便住了口,愣在门口。周功航认识冯雄俊,但不认识符安永,不知道他们俩为何也这里。“周局长,我来介绍一下。”唐雨晨赶紧起身,指着符安永说,“这是咱们市XXX银行的符行长,冯总的房地产项目正是符行长帮忙贷的款。符行长,这是咱们市规划局的周局长。”

待他们俩落座后,唐雨晨看了看冯雄俊,微笑着说:“这是冯总,你们都认识的,用不着我介绍了。”周功航、冯雄俊和符安永都搞不懂,唐雨晨明明只约了自己,为何突然多出另外两人。三人干坐着,不知道说什么。

这时,唐雨晨收起了笑容,双手按着桌子,慢条斯理地说:“各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今晚难得相聚在一起。在喝酒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段录像助助兴。”

说完,唐雨晨走到电视柜前,打开电视,按下DVD播放键。当屏幕上出现符安永接受贿赂的画面时,符安永的脸色刷地变得无比惨白,紧接着,冯雄俊和周功航的脸色也苍白如纸。还没等视频播放完毕,符安永就猛地站起来,冲过去,按下出仓键,取出那张光盘,啪的一声折断,然后塞进自己的口袋里,朝唐雨晨厉声喝道:“唐雨晨,你到底想干什么?”

唐雨晨不回答他的话,给三人的杯子斟满了酒,冷冷地说:“符行长,好戏还没开始呢,咱们先来干几杯!”冯雄俊抓起杯子,哐的一声砸碎,接着,揪着唐雨晨的衣领,恶狠狠地说:“你耍我?”

这时,楼下响起了一阵嘹亮的警笛声。符安永像触电似的,僵在原地,纹丝不动。冯雄俊也松了手,面如土灰。一直安坐不动的周功航,额头上渗出了密密的汗珠,双手不停地颤抖着。

下期新书预告▶
《猛虎市长》

这是一个探索官场原罪的故事。这是一个高智商人群,这是一个高危险工种,诱惑太多,陷阱不少,可以说没有人是完全干净的,一不留神就可能从天堂堕入地狱,落马或上位,命运将在瞬间逆转……